

1900

北京的春天 有点乱



金满楼
作品

【探微索隐，还原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事件的历史真相】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鸣 力荐

义和团，曾经是中国人羞于启齿的疮疤。

被誉为反帝爱国的义和团，结果变成害国，当然，也害了他们自己。

有关这段历史，一向被争论得面目模糊。

金满楼先生为我们寻找这段历史的真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本。

他讲了很多故事，通俗易懂，生动有趣，更关键的是靠谱！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00

北京的春天
有点乱



金满楼
作品

【探微索隐，还原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事件的历史真相】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00 : 北京的春天有点乱 / 金满楼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034-3540-9

I . ①1… II . ①金… III. ①义和团运动—史料—北京市—1900 IV. ①K256.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2731 号

责任编辑：梁洁

装帧排版：张涛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255千字

印 张：17

印 数：10000册

版 次：2012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2.00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张 鸣

义和团，曾经是中国人羞于启齿的疮疤。从清末新政一直到民国的北洋时期，国人一直不大愿意说起义和团这点事。五四运动爆发，学生们上街游行，抵制日货，但都要强调自己不是义和团。追求文明的中国人，尤其是比较开明的中国人，实在想不明白，这股野蛮虐杀、盲目排外的风潮，是怎么兴起的。于是，只好三缄其口。既然是个丢人的丑闻，那我们就闭上眼睛，假装它不存在。

义和团被正名，是革命话语流行之后的事情。可是，被定义为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光鲜是光鲜了，人们也比较地能堂而皇之地谈论了，但对这场运动的研究，却滑向了赞美的大合唱。回顾改革前三十年的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研究，一边是赞歌一曲接一曲，一边是咒骂一声连一声。被骂得最狠的，是美帝国主义，全然不顾当时在八国联军中，美国对中国人，其实最为温和。真正狠的，是俄国人。

义和团，当时一般都称之为拳民。他们的兴起，要从蔓延几十年的教案说起。虽然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起，基督教的教禁就算开了。但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人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即民教冲突，还是十九世纪60年代，

从太平天国失败开始的。虽然在西方人看来，太平天国信的根本就不是基督教，但中国政府和士绅，却有意无意将洋教和长毛归为一类。一个在中国掀起一场大规模叛乱的宗教，因为西方列强的庇护，而在中国土地上招摇，委实为一件很妈妈的事。

涉及基督教的民教冲突，跟以往中国的教案不同，跟西方和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存在有关。地方士绅讨厌基督教，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统治的社区，出现了另外一个中心。自己的政治权威乃至文化权威，受到了挑战。某些一般民众讨厌基督教，是因为他们看不惯，看不惯教堂的弥撒，看不惯洗礼，看不惯终傅，尤其看不惯密室忏悔。民间男女之间无穷的想象，会让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教会一直是在集体宣淫。而教会育婴堂收养弃婴的行为，也当然地被想象成拐卖儿童，进而采生折割，取肝做药。在这种看不惯过程中，往往会发生特别的效应，引发民众对教会的恶感。教会借口不拜偶像，不许教民参与民间赛会，求雨演戏，但一方面，教民的孩子，未必能真的不看戏。另一方面，求来了雨，却也洒在了教民的土地上。这样的事，总是令人说起来恨恨连声。而不拜偶像导致的教民宗族的纠纷，更是让人感觉传统的伦理和习俗，都受到了干扰和冲击。文化上的隔膜、不理解，导致冲突；而冲突之后，隔膜就更深，猜忌更深，敌意在积累，一有火星，就会燃烧起来。

有意思的是，在民教冲突中，民的一方，也有比较有理的时候，比如好些房产纠纷，经济纷争。但是，有理有利的纠纷，却很少能形成真正的冲突。闹到打、杀、烧地步的纠纷，往往都是些误会，或者别有用心的歹人有意的煽惑。打教的人们，往往真的相信教会中人群居宣淫，拐卖儿童，采生折割。冲突闹到官府，也不像人们惯常想的那样，官府一味偏袒教会，压制民众。在我查阅的教案档案中，发现多数重大案件，每每是官府一上来就屁股坐在打教的一方，胡乱断案。等到列强干预了，总理衙门

怪罪下来，这才反过来，再向着教会，一味屈服。而且，官府对于教案的处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非常明显的迹象，官府是想通过制造和激化民教的矛盾，利用民众来把基督教挡在门外。所以，每次官司，尽管民众很多关于教会的指控，荒诞不经，但官府却从来不加以澄清。所以，打一次官司，民教的矛盾就激化一次，一直积累成了义和团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运动，也可以说是一次席卷北部中国的超大规模的教案。

当然，拳民们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当时清政府的支持。废掉了戊戌变法的西太后，使得整个朝政开了倒车，顽固派弹冠相庆，引得西方对中国的恶感大增。中国的外交环境，变得十分的恶劣。戊戌维新，学习西方，原本就是为了应付西方的压力。不再维新，西方的压力如故，而且更大了。西太后和保守的朝臣们，只好从传统的武器库中寻找抵抗西方压力的武器。义和团其本身，其实也是中国这个古老的民族，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来自底层的一种对这个过程的抵抗或者挣扎。这样的挣扎，正好碰上了朝廷政治的转向，功利性地结合在了一起。义和团所谓刀枪不入的法术，带给了西太后幻想，也成了她挽救时局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显然，如果没有朝廷的纵容和默许，义和团是根本不能坐大的。在东南互保的各个省份，义和团就没有发展起来。即使在义和团的故乡山东，袁世凯主政之后，义和团也基本被驱逐了出去。

朝廷的利用，使得义和团变得更加的疯狂，这个运动的愚昧、落后、狂野和荒诞，都因此而更加彰显。几十万中国教民和上百外国人（主要是传教士）的无辜被杀，甚至连北京的使馆都遭到了威胁。最严峻的时刻，在京津一带，所有跟洋字沾边，甚至用了一两件洋货的人，都会被视为二毛子，丢了性命。逼得西方列强不得不采取行动，所谓的八国联军入侵，就是在这个情形下发生的。

其实，西方世界虽然对中国的变法中止很有反感，但他们绝对没有料

到这个自打1860年以来一直学习西方的国家，会发生这样排外狂潮。中日甲午战争，让西方人彻底瞧不起中国军队，但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打死他们也不会相信，已经被日本人打残了的中国，敢对所有西方国家开战。他们实在是太有理性了，没法理解这个国家从拳民到西太后的疯狂。所以从1900年5月调兵进使馆区，再到6月组织西摩尔联军，都非常仓促。著名的西摩尔联军，绝大多数都是各国的水兵，统帅也是海军将领，目的只是进北京把使馆人员接出来。以至于行进过程，遭遇袭击，只能依托火车反击，就像水兵离不开军舰一样。义和团和清军全面围攻使馆，才使得事态严重恶化，也才使得各国正式派兵来华成为现实。即便如此，联军也是临时拼凑的，出兵最为方便的日本，占了联军的最大比例。而且，联军也没有统一的战略部署，基本上各国军队各行其是。甚至没有截获中国朝廷的计划，如果有这样的计划的话，只需派一个连，西太后和光绪都是跑不掉的。应该说，这样的联军，不是来灭亡中国的，而只是来制止中国的暴力和混乱。也正因为如此，西方才可能跟南方各省督抚，达成东南互保的协定。当年的西方列强，如果真的要打到小朝廷所在的西安，其实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

当然，刀枪不入仅仅是神话，而且此时清朝的正规军，并没有从甲午战败的阴影中走出来，装备虽然不差，但训练和素质却一塌糊涂。不足两万的八国联军（名义上应该是11国联军），一路所向披靡。进攻大沽炮台、天津城和北京城，都只花费了几个小时。守军的抵抗，更像是象征性的。至于被后来中国的史家夸成一朵花的义和团，更是在抵抗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死在义和团刀下的联军士兵，不超过十个。根据当时一个北京五城公所的衙役王大点的观察，义和团的刀，只在杀教民，杀白莲教，杀朝廷的开明派大臣方面比较有用。号称当年最强悍，装备也最好的京津一带的武卫军，除了去了山东的袁世凯部，剩下的，都溃散了。以至于护

卫逃跑的太后和皇帝，只能靠前来勤王的甘肃布政使岑春煊的千把人。

义和团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入侵，不仅造成昔日繁华的京津地区的残破、国库被洗劫、以及圆明园进一步破坏和多处皇家园林的劫难，更带来了四万万两的巨额赔款，还有使馆区的国中之国以及从天津到山海关一线的外国驻军。这一切，使得中国的困境，进一步加剧。还没有从甲午战败和赔款中苏缓过来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象征，被减到了最低点。被誉为反帝爱国的义和团，其实就是害国，当然，也害了他们自己。

有关这段历史，一向被歪曲得面目皆非。对于想知道真相的非专业人士而言，非常急需有一个通俗而且靠谱的历史讲述。金满楼先生，满足了我们。他为我们寻找这段历史的真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本。他讲了很多故事，通俗易懂，生动有趣，更关键是靠谱。我知道，这段历史，虽然不长，但要想讲清楚，不花点功夫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就这样，在金满楼的笔下，义和团来了，八国联军也来了。

2012年9月22日，于京北清林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者、评论家)



序 张鸣 / 1

第一章 风起大刀会

大刀会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金钟罩”。“金钟罩”取“金钟罩体”之意，本是一种古老并带有一定迷信色彩的硬气功，在华北一带流传已久。在之前的一百多年中，有不少反清的教派曾秘密传习“金钟罩”功夫。

- 一、“金钟罩”与“铁布衫” / 002
- 二、大刀向谁的头上砍去 / 006
- 三、突如其来“巨野教案” / 011
- 四、教会为何让人讨厌 / 022

第二章 从梅花拳到义和拳

“十八魁”和那些专注于农业的传统农民有所区别的是，他们有着较为宽广的人际关系，视野也较传统农民开阔。他们都是些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甚至改变自己命运的人，而且他们的斗争精神很顽强，因为他们本就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失去。

- 一、冠县十八村 / 030
- 二、玉皇庙之争 / 034
- 三、阎书勤与赵三多 / 038
- 四、梅花拳变身义和拳 / 042
- 五、似是而非的“义和拳” / 047

第三章 从神拳到义和拳

朱红灯戴大红风帽，身着红袍红裤，高举红旗，旗帜上写着“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几个大字。还没等蒋楷下令，两个年轻的拳民便上前将其旗手给砍翻在地，县太爷这一仗打得可谓的狼狈至极，失败至极。

- 一、降神附体...../ 052
- 二、小朱子搞起了“神拳”/ 056
- 三、义和拳大战官军...../ 060
- 四、袁世凯将拳民赶出山东...../ 066

第四章 北京的春天有点乱

1898年前后，在华外交官大都换了新面孔，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来保护并扩大他们的利益。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对中国的内政毫不了解或者根本就漠不关心，他们对中国的礼仪和文化没有丝毫的尊重而经常以对待非洲人的手段进行恫吓和交涉。

- 一、触发事端的己亥建储...../ 074
- 二、勾心斗角的外国公使...../ 081
- 三、扑朔迷离的上谕问题...../ 089

第五章 义和拳席卷京津

载漪、载澜、载勋导引义和拳进入北京城，这也是导致庚子年局势失控的最关键一步。由此可以看出，军机大臣刚毅招抚在前，颟顸的亲贵载漪等人放入在后，“大阿哥党”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不惜绑架了清廷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

- 一、直隶义和拳：由南向北...../ 098
- 二、“涿州之战”显神威...../ 104
- 三、义和拳挺进京津...../ 111
- 四、光怪陆离的“义和拳”现象...../ 119

第六章 一场国际战争开始了

在局势失控的情况下，清廷必须顺应义和拳扮演一个“爱国爱民”的朝廷，如果贸然剿杀，恐怕等不到外国干涉便已亡于拳民之手。只有领悟到这点，才能体会到清廷“宣战诏书”的深刻含义，这也是这个所谓的“宣战诏书”对内而不对外的原因所在了。

- 一、使馆卫队入京 / 134
- 二、西摩尔联军与杉山彬被杀事件 / 138
- 三、混乱的决策与克林德被杀事件 / 145
- 四、迷雾重重的“使馆之围” / 152

第七章 八国联军逼入京津

8月13日，董福祥率甘军迎战联军于广渠门，大败后军纪失控，竟至于纵兵大掠，导致城内未战先乱。13日晚，电闪雷鸣，风雨骤至，天气忽然变得极为恶劣。各国军队到达城外的时候，整个北京城一片风雨飘摇，狂风大作。

- 一、强夺大沽口炮台 / 164
- 二、天津之战 / 169
- 三、八国联军向北京进发 / 174

第八章 全面失控

1900年10月中旬，英、法、德、意四国联军进入保定后，第二天便将护理直隶总督廷雍抓起来进行审判，最后以“纵匪仇教”等罪名将之处死。荒诞的是，联军在审判这个清朝二品大员时，他们使用的法律依据竟然是《大清律例》。

- 一、“西狩”路上吃尽苦头 / 186
- 二、八国联军的杀戮、掠夺与报复 / 191
- 三、东北沦陷：俄国人的趁火打劫 / 202
- 四、东南互保与南方自立军 / 208

第九章 “惩凶”与赔款

《辛丑条约》签订两个月后，李鸿章最终油尽灯枯，溘然去世。可恨的是，俄国公使格尔思为了获得东北的侵略权益，一再苦苦相逼至病榻之前，直到李鸿章临终仍不肯离去。慈禧太后得知李鸿章病势沉重后，言他“为国宣劳，忧勤致疾”，望他“早日痊愈，荣膺懋赏”。可惜的是，李鸿章已经等不到那一天了。

一、艰难谈判...../ 216

二、惩办祸首...../ 224

三、庚子赔款...../ 229

一个出乎意料的尾声...../ 234

余论：义和拳是什么与不是什么...../ 239

庚子国变大事记...../ 247

参考书目...../ 252

后记...../ 257

第一章 风起大刀会 ■

大刀会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金钟罩”。“金钟罩”取“金钟罩体”之意，本是一种古老并带有一定迷信色彩的硬气功，在华北一带流传已久。在之前的一百多年中，有不少反清的教派曾秘密传习“金钟罩”功夫。



一、“金钟罩”与“铁布衫”

1896年春，某传教士路过山东曹县、单县一带时，看到很多人扛着红缨枪成群结队地在路上行走，人数众多，不知何为。向别人打听后，这位传教士才知道，这是一个名叫“大刀会”的组织，他们正前往单县等地唱戏聚友。据其观察，这些人的行为举止颇为古怪，“掐诀念咒，画符饮吞，排砖排刀，浑身上下无所不排，一夜即成，不畏棒击刀砍，不畏火枪洋炮”，因为这些成员自称“刀枪不入”，该组织又被人称为“金钟罩”、“铁布衫”或“无影鞭”之类。

这名传教士看到的情形确有其事。1895年至1896年间，山东大刀会在曹县烧饼刘庄、单县曹楼及单县西四里的火神庙三处召集会员，以加强组织的凝聚力并向外界宣示力量，而这位传教士看到的，正是1896年三月初三在火神庙为大刀会祖师诞辰而举行的聚会。

这一次，大刀会在火神庙连唱了四天的“对台戏”，会众最多的时候有五六千人。据称，当时火神庙的四周遍插红旗，大刀、红缨枪及铳之类的武器排成一列，并且不断有背着大刀和红缨枪的会员们从附近地区阔步赶来。最轰动的是，当大刀会首领刘士瑞到来时，只见他腰跨大红马，背插大黄旗，威风凛凛，气势非凡，会众们纷纷起身前去迎接。

当地民众对大刀会的活动并无恶感，在他们看来，大刀会是一个协助官军捉拿盗匪的民间武装团体，而且这次的力量展示成效显著，以至于附近的盗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销声匿迹，菏泽、城武、曹县、单县一带“直无一贼”。

读者或许会问，这个刘士瑞，又是何许人也？

刘士瑞，山东曹县烧饼刘庄人（今属单县），当年四十四岁，家里有田数十亩，在当地是个富农，也是烧饼刘庄的族长。刘士瑞年轻时曾读书并有志于科举，可惜运气不佳，连秀才也未曾得中，只在后来捐了一个监生。后来（何年何月尚不得知），刘士瑞跟从一名叫赵天吉的人学得“金钟罩”功夫，由此搞起了大刀会。

关于刘士瑞的这个师傅，官府的报告只说他是位无名的游方道士，其他一概付诸阙如。据后来的调查，这个名叫赵天吉的人，虽然不知道是哪里人，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他已七十多岁，曾骑着一匹黑马来往于鲁西南及交界地区秘密授徒。大概在这个流浪的过程中，赵天吉住到了刘士瑞家并将“金钟罩”功夫传给了后者。随后，刘士瑞又将此术传给曹得礼等人，并开始在曹县、单县一带组织大刀会。

曹得礼是单县曹楼村人，组织能力很强，他在拜刘士瑞为师后使曹楼全村的人都加入了大刀会，之后又帮助刘士瑞在单县各地扩大了大刀会的影响。单县大李集人彭桂林则是刘士瑞的另一位重要徒弟，他本人是个富户，其家族在当地有相当的影响力。

最初时，大刀会以“保卫身家”的名义开展收徒练武活动，参加的只有数十人，后来在协助官军剿除盗匪活动中立下功劳，由此日益壮大。随着徒子徒孙们的不断加入，后来的会员竟发展到十几万人，光曹州府就有五万人，而河南、安徽等地的人数也不少，就徐州一带就有两三万人。

大刀会以教习“金钟罩”功夫为号召，其在活动时有一定的程式。据江苏徐州道阮祖棠的报告，说大刀会在收徒时，“贫者不收费仪（学费），有力者以京钱六千为贽”，练功时则颇为诡异：

夜半跪而受业，燃灯焚香，取新汲井水供之。以白布画符，其符鄙俚不经，有“周公祖，桃花仙，金罩铁甲护金身”等字样。传艺者并不能书，或不识字，多遣人代书之。另授以咒，诵咒焚符，冲水令其跪饮，即于灯上吸气遍吹其体，复以砖、棍排击之。诵咒三夜即能御刀，谓诵久即火器亦不能伤矣。大致略似运气之法，气之所至，猛击以刀可以不入，而稍一顿挫，则仍饮刃也。愚民无知，惊为神术。

从这段记载看，大刀会有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入会有资格限制，有钱的要交学费或入会费，贫穷的可以不交；二是行事秘不示人，习武往往在夜半时分，仪式也很神秘，包括诵咒焚符等；三是有固定的崇拜对象，即拜真武神、周公祖、桃花仙和铁甲仙等；四是练习的功夫属于硬气功的一种，目的是排刀排枪，乃至刀枪不入。

大刀会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金钟罩”。“金钟罩”取“金钟罩体”之意，本是一种古老并带有一定迷信色彩的硬气功，在华北一带流传已久。在之前的一百多年中，有不少反清的教派曾秘密传习“金钟罩”功夫，如1774年举义的清水教和1813年起事的天理教，他们便有不少人练习“金钟罩”并声称通过吞食符篆，做功运气，就可以不怕刀砍棒打，能抵御强大外力的袭击。除了“金钟罩”之外，大刀会也练习普通的拳棒功夫和刀法枪术，其会员大多携带大刀或红缨枪，这也许是“大刀会”名称的由来。

大刀会的兴起和当地环境有很大关系。鲁西南地区特别是曹州府（今菏泽地区）一带位于数省交界之处，官府管辖困难，而当地习武成风，居民一向好斗，正如某传教士描述的：“他们令人畏惧，因为他们具有喜好寻衅的气质和好斗倾向，争吵、喧闹和械斗是山东每天都有的事情，特别是在曹州府。”

作为梁山泊好汉们的故乡，鲁西南地区一向就不太平。在太平军与捻军起事期间，有一个名叫“长枪会”的组织从当地团练中脱颖而出，一度还与当地官军相抗衡。1876年山东大旱时，有个名叫朱振国的人宣称自己是明朝皇室之后并率灾民们揭竿而起，只是后来因为当地下了一场透雨，参加起事的灾民们大都散伙回家补种庄稼去了，朱振国的起义也随之失败。

1880年后，鲁西南地区的匪患愈演愈烈，和梁山好汉不同的是，这些骑马结队的盗匪们大多使用新式快枪，来如风，去如电，机动性强，杀伤力大，可谓是真正的山东“响”马。尽管清廷连续发布上谕，严饬山东地方官员大力剿捕，但盗匪却越剿越多。1894年7月间，一股盗匪在抢劫巨野县龙堌集时，竟持洋枪击毙清军十几人，可见该地盗匪之猖獗。再如大刀会兴起的单县，当时即有记载称，该县“抢窃案多或千余起，少亦数百起”，“单境遍地是贼”。

治安情况的恶化，主要责任在山东及其临界各省的地方府衙，这也证明了当地官府对地方上控制能力的弱化。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地区，加上如此恶劣的治安状况，那些毫无防备的乡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再相信官府。由此，像大刀会这样的组织便应运而生，这与当年协助官军剿除捻军等农民军而兴起的团练及“长枪会”等有相通之处。

由于当年“长枪会”有造反的历史，“官曹地者讳言团练”，因而大刀会最初并不敢公开活动。但是，当地官府放弃地方团练组织引发了一个恶果，这就是盗匪的日益增多，特别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后。甲午的战火一度波及山东，

在前方战事吃紧的情况下，曹州镇总兵王连三的防营被调往前线。地方上陡然失去了防营的震慑力量后，以岳二米、段二瞎子、谢五瞎子等的大盗大匪们竟然成群结队地招摇过市，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劫（当地人称之为“杆匪”）。

与此相对应的，大刀会也在1894年后开始公开活动，特别在击败“岳二米”匪帮之后，大刀会更是声名赫赫，入会的成员急剧增加，其中还包括了一些小地主、富农等。由于大刀会“豪侠尚气，除剿贼外并不滋生事端”，“不掠财奸虏”，“专心仗义，与盗为仇”，因此“乡村大户多有雇以保家”，“绅士亦与来往”。据后来的调查称，就连当地的大地主也派自己的佃户雇农入会，以保护他们的庄园。

从这个意义来看，大刀会实际上起到了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当时的曹州知府毓贤也对大刀会捕获贼匪送官一事表示了赞赏，“嘉其勇于捕盜，重犒鼓励，会中人均感之，乐于助官捕盜”，而当时会中人还传说首领刘士瑞因此获得“三品顶戴”，这也反映出大刀会得到了当地官府的认可。

但是，大刀会是一个由富农为领袖、以村落为联结纽带的民间武装团体，它与当地官府既无隶属关系，也不受官方掌控。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合作后，大刀会开始出现部分取代地方官府职能的倾向。据记载，大刀会在抓到盗贼后，“初尚送官惩治，嗣以送官后必照案办理，不能尽杀，众心不快，后遂获贼即杀，不复送官。……犯窃求宽，则必张筵请会，写立字句，永不再犯，始可免死。”从这段可以看出，大刀会到后来“获贼即杀，不复送官”，这已经在执行官方的执法权了。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如此举动的原因是官府未能将那些盗匪全部杀掉，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大刀会对清朝律法的藐视。

在大刀会的兴起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大刀会的招牌“金钟罩”及“刀枪不入”的观念在当地似乎深入人心；二是当地官府对本地的控制能力正在弱化，以至于他们需要民间的武装团体来协助捕盜；三是大刀会不受官方掌控，一旦当地盗匪减少，大刀会在失去这个公开活动的前提后，必然会引发其他事端，而首先与之引发冲突的，正是教会的势力。